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四十

工

荆川先生右編卷四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工

論章華之臺　伍舉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

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妨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君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後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

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

漢武帝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等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東方朔諫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
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起西園第啟　陸雲

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豈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嘗見輒敢昔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覩詔書衆庶歎息清河

王昔起墓宅特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諫營寺觀疏　　辛替否

唐睿宗為公主造金仙玉真觀費甚以左拾遺闕上疏

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忒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費財數百億度人

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
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
者賞賞必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
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
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
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
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
頃溫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場入秋亢旱霜損蟲
暴草木枯黄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
於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

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黄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

觀得無賢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塡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諫復營廢寺疏　　孫樵

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髠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縑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髠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于羣髠矣武皇帝一旦髮

天下群兇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
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群兇自元年
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之工未已陛
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兇如故
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群兇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
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
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於力今陛下即能東封
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
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

出若干兵籍而爲伍春夏織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伍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伍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兇將何以匯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間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兇是七百萬無羡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

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郎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畢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營乎聚徒鳩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以已復之髠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脩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間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髠也

臣樵昧敢以言

論土木之功勞費

宋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　　歐陽脩

臣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脩慶基殿及奉先等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唯務崇脩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巳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

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已來不住脩換昨開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二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工料蓋緣廣張得工料即多圖酬奬恩澤切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仍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以有過之地誰恐爲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戒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

先殿初因脩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曉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工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脩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祠宗廟神祇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後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

脩作者旣不可及其未脩者宜速寢停況睢龍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脩令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爲無梁木且止未脩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居蓋爲將良材羨木脩御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脩造處却致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勝處凡國家極力興脩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災譴

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脩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

啖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糇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羸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餓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救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方

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

乞罷中憿造事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司員外郎張舜民上

張舜民

臣備員宰屬無補歲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祖宗日遠淺聞狹見且以嘉祐治平及熙寧之初年揆之當嘉祐治平與熙寧之初在京寺觀幾何僧籍幾何今

相距未三十年間創造脩飾寺觀外來土居之僧道無慮數倍之多也不唯其多愈見其後彼有問不足居也我則以千楹彼丹艧不足觀也我則以金碧前耻不若後求勝之爲朝廷則曰我一以官錢營造未嘗取民也爲僧徒則曰我唯是化緣脩建不敢仰於官也究而言之則財力是何從出哉皆百姓之膏血也漢文帝以露臺中人人十家之產罷而不爲孫樵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終歲不能養一僧徒今一寺觀之興造又何止中人十家之產一僧徒之奉養又何止十農婦之耕織以古望今良可歎也尤不

可恐者是以軍營地脩造寺觀也祖宗開基有此都邑當其經始可謂勤勞罷方鎮之兵而聚之京畿其慮深矣漕輓金粟休養匯處静則雄中動則制外不畏一朝之警急熈寧併廢鞠爲茂草有識視之猶或歎息今又委爲寺觀其勢未已太平日久兵愈消地愈蹙寺觀愈多苟有一朝之急則將驅僧道以禦之乎累朝勑令創造寺觀者徒二年造殿閣神祠者杖一百若殿閣有損壞而欲移脩者申所屬驗實乃聽即不得以脩造寺觀爲名求化錢物此朝廷之法禁也非不明白外方州縣以時申明無敢慢易唯京師

此法不行京師法令之所出乃猶不行前之日官造一寺觀後之日私起一殿閣疇敢誰何不知此俗何時而替乎今所謂中懲者既爲西塔又爲東塔東塔未起又請造寺朝廷爲之嚮應不知造寺何時而已乎又安知今請之寺成而更不欲造寺脩塔乎在國則以爲蠹在已則以爲功於其起塔聚徒之處居處十數年之間遂謂我爲客寄棲泊簷廡之下備極栖惶此尤見罔上誕謾之甚也其居其處其飲其食享御凡百指呼王公大人有及之者乎不唯不及有餘之者乎是欲窮極靡奢無有休已朝廷既許以空閑

官地且京城之中何處有空閑之官地以待僧寺者非居民則官府非官府則軍營民居官府既不可遷徙將不滿而再請則唯有空閑軍營可以從事矣此役以輿上之宮邸衣冠之家下之閭閻商販小民又將征求割削三五年閒不得休已比年已來豐歉不常自冬徂夏淫雨爲灾京之東南千里瀰漫不止夏秋不成而復田廬漂沒今已八月麥未施種關中又以旱訴至於來歲尚未可知都市飲食儉薄小民失職衢巷之中稍有菜色遷流之民日有過者二聖焦勞軫惻分遣使臣賑恤之方未知攸濟豈可因之機

饉重以此徒蠹賊良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能賑
濟唯在聖慈伏乞特賜指揮將八月四日旨揮更不
施行令中懲止居相國寺東塔或不自安即勒歸受
業院舍仍乞申明勅令自此止絶脩寺造塔之役不
惟少阜於民財亦可以仰消於天變
貼黄成都歲作萬僧會近因臣寮上言已有指揮止
絶然在京一歲之間如萬僧會略有數千未聞朝廷
略行呵止中懲作三春會日供萬人計其爲費何止
成都之百倍是國家之政令行於遠而不行於近伏
乞朝廷申明禁約皆足增光聖政振起風俗

老成之將直陳所見

上屯田奏一　漢宣帝時上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虜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漢時萬餘里之地而僅僅以數千人守之必有長策似謂一隊數千人也）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姦防關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
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
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
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
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
效五年宜亡佗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
老臣忠言
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俾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

陛下省察

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宋太宗端拱元年滄州刺史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

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侯碁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强彼勞我逸以强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有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患

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柴成務

宋太宗淳化二年知制誥柴成務上

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開奏於今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仔細擘劃封進者切以戎虜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略謹按古者井田

之制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一夫之田
夫九爲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
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
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
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
置爲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闢井之戶當一百二
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
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
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濶可以置屯
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侔一國三軍之衆

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茲道稽古人之明效立聖代之宏規當君果行虜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爲條制

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㪷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

邊地既禁則緣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㪷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齎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㪷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與訟遂起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於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

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
爲蘇直等爭界訟久未决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
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决岢嵐
軍爭掘界壕賴朱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
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
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三
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
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緣邊界有定主無爭界之害
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
害有四大利令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

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
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
具條陳

議興置屯田　　范仲淹

宋仁宗慶曆元年上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消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

之單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甚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
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
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
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
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
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

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令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制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决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絶其好而匈奴

慮變徃徃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聞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寍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内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

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二月上時知慶州

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衂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良未爲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觀釁而動庶可養鋭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

乞措置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屯田狀　陳亮

宋孝宗時上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與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胄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

至於屛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其始嘆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沉有船鹿角暗樁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刼虜營石䟦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悉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壘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脩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所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葛

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
仗並與幇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其兵
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
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
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
敢死士千人厚幇請給以待刧寨焚糧直前搏擊之
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
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
敵可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逵戰乎何者虜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援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追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背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强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遯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圍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柬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濵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攺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妄作疏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纘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論治河奏　　賈讓

漢哀帝初平當使鎮河堤奏言九河今皆湮滅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詔下吏民莫有能應者待詔賈讓上

爲萬世言治水者宗不特其叙事之曲折也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决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溧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堪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
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
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
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内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郡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illegible]垣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决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室居與行役同當衣食不食縣官而爲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論脩商湖口　　劉敞

宋仁宗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上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淋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適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

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災者非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直為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强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之朝廷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

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旣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令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論脩河第一狀　歐陽修

宋仁宗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上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决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愼計慮遽謀脩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脩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

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旣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
遠今者又聞復有脩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
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
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
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
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
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
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
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
口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
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
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
河決滑州曾議脩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虚
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
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
是一大役也鑿横𪋤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
自横𪋤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脩緝此
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

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臣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

十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折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

北京圖書館

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脩河第二狀

歐陽脩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

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君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

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脩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巳淤一百四十餘里其

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叉淤下流旣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决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决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北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决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决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脩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曾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横隴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

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
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
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
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
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
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
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
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
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
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

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論脩河第三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偏
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
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
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
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
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
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
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謏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誠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在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

策者不大利則大害君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君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横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脩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鎭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河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之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壟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令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脩脩之難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達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黙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

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開孫村河　蘇轍

宋哲宗元祐二年戸部侍郎蘇轍上

臣爲戸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緣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三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

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

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收過不吝今
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竊
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
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
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
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
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
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
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
京漸歷邊境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

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君議者能復瀆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濵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潘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

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全復爲利不貲安居
遂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
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
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
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
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
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
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
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
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

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

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令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生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獲一

[illegible]淹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金石編卷四十終